

F 非常感受  
eichangganshou

## 故乡的雪

□刘俊韬

小寒降  
大雪,2020  
年的第一场  
雪,伴着呼啸的北  
风,飘飘洒洒,持续了一  
天一夜,似乎还没有停下来  
的意思。子夜时分,独自一人  
站在中国牡丹之都菏泽的一座居  
民楼的阳台上,望着窗外影影绰  
绰舞动的大雪,想念远在300公里外的  
妻儿,更思念千里之外烟台莱州老家的  
母亲。故乡的雪的影子便在脑海里浮现,  
连同那些永远抹不掉的记忆……

那年我7岁。大年初二,大雪封门。  
那场雪是正月初一半夜下起来的。三婶  
要生产了,原本预产期是在半个月后,爷  
爷奶奶说等过了年就送三婶去镇上的医  
院,可是堂妹太性急,非要早早就出来跟  
我们一起过大年。三叔在部队因为有任  
务回不来,一大早,三婶就叫嚷着肚子疼,  
爷爷奶奶催促父亲想办法送医院。

雪还在下,悄无声息。上个世纪  
70年代,农村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牛  
马车,没膝的积雪根本没有办法出行,  
父亲在天井里急得团团转。三婶  
高一声、低一声地叫嚷着,母亲忙前  
忙后照看着三婶,“羊水破了”,母亲  
这一嗓子把一家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  
眼儿。爷爷奶奶连喊带骂地催促  
父亲到镇上的医院去请大夫,让小姑  
去找村里的接生婆。

我们姐弟三个都是村里的接生婆  
在家里接生的。那天的雪实在是太大了,  
走在对面儿的人连对方的脸都看不清  
楚。父亲扛着自行车出了门,小姑  
抹着眼泪去找接生婆。一家人都担心  
会出事儿。

怕啥来啥。雪大路滑,接生婆连  
滚带爬地来到家里时,三婶已经疼得  
浑身是汗,换了三床被子。胎位不正,  
接生婆说她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况,  
忙活了近两个小时后愣要撂挑子走人,  
让爷爷奶奶另请高明。爷爷奶奶  
好话说尽,接生婆总算是没有离开。

不知过了多久,三婶的房间里传



来清脆的  
啼哭声,堂妹来到  
了世间。随着堂妹到来的,  
还有一个坏消息,三婶产后大出血,根  
本止不住。接生婆见事情不妙,拍拍屁股走了。  
母亲抱着三婶急得直哭,奄奄一息的三婶微  
笑地看着襁褓中的堂妹心有不甘地闭上了眼睛。  
等连个医生的影子都没有见到的父亲沮丧地  
从镇上回来的时候,三婶早已死在了  
母亲的怀里。

那年的雪,是殷红的,还有带着噩  
耗的痛。

我11岁那年的冬天,雪下得特别  
勤。隔三差五便光顾的大雪,让整个  
村庄一冬天都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

那年是包产到户的第一年,我们  
家的花生大丰收。入冬夜更长,晚上  
做完作业,母亲给我们姐弟三人布置  
了剥花生的任务,谁剥得多给谁奖励。  
姐姐和弟弟困得熬不住,也不管  
有什么奖励,都回屋睡觉了。我一个  
人陪着母亲剥花生,直到母亲给了几  
块水果糖催我去睡觉。我吃着母亲奖  
励的糖,心里那个美啊!穿过天井回  
厢房时,雪又下起来了。我在雪地里  
站了一会儿,感觉雪落在脸上一点儿  
也不冷,有一种舒爽奇妙到美进心底。

乐极生悲。我品着糖果的甘甜、哼  
着小曲儿坐在炕沿上脱裤子时,不小心  
从炕上摔了下来,左肘着地,瞬间失去了  
知觉。母亲听到我的哭喊声跑进屋,头  
上顶着一头雪,一只鞋也跑掉了。那天  
晚上,我的左肘肿得比大腿还粗,疼得  
一夜未合眼,母亲搂着我坐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雪依旧在下。我们  
一家五口踏雪来到村头长途汽车乘  
车点,母亲决定让父亲带我去县城医  
院看看,担心骨头断了。我们姐弟三  
人从来没有去过县城,我能有机会坐  
汽车去趟县城,感觉心里挺美的,本来  
很疼的胳膊也不怎么疼了。

县城真大!到处  
都是楼房,很气派。  
县医院也是楼房,不  
像乡镇医院跟普通民  
居一个样子。拍片显  
示,我的左肘鹰嘴骨粉碎  
性骨折。医生为我的整条  
胳膊打上了石膏。中午父  
亲带我在县城下馆子,吃  
的什么记不得了,那是我  
第一次在饭店吃饭。

下午乘车返回的路上,  
雪还在下。那天的雪花是盛  
开的,我分明看到了每一朵  
雪花洁白美丽的花瓣儿。

那个冬天,班主任对我特  
别照顾,怕我受伤的胳膊冻  
着,把我的座位调到火炉的旁  
边;同学们也向我伸出手爱之  
手,争着抢着帮我干这干那,我  
说的最多的就是谢谢谢谢。

那年的雪,是洁白的,还有伴  
着爱心的暖。

未满十八岁离家参军,一转眼  
三十年过去了。三十年间,每年回故  
乡的次数有限,即便是冬天回去,也极  
少再看到故乡的雪了。

前年国庆节前,我被派驻到中国牡  
丹之都菏泽,这里便成了我的第二故  
乡。2020年的第一场雪,是在第二故乡  
经历的。给母亲打电话,母亲说老家  
也下雪了,雪不大,下了没多会儿就停  
了,整个冬天都没下场像模像样的雪,  
雨水倒是不少。母亲嘱咐我别总熬夜  
、别太辛苦,也是快五十的人了,要保  
重身体。那一刻,我泪眼婆娑。

含泪望着窗外马路上的路灯,灯  
光里筛下万千雪花,五颜六色,迷迷蒙  
蒙,如梦似幻。

今年的雪,是彩色的,还有裹着思  
念的苦。

故乡的雪,应该也是这  
样的。

Y 有此一说  
ouciyishuo

## 危难识人

□马德

一个人,在  
你危难的时候,想起  
的全是你好,必然是  
良善的人。他这么想的时  
候,悲悯心正在发生,同时被  
激发的还有爱和道义。这一  
刻,你也许看不到星光,但一  
颗心在璀璨。

如果你遇到危难,对方  
却选择绕道而去,甚至连道  
都不用绕,直接视而不见,他  
必然是自私、冷漠的人,  
这一刻他剥去伪装,呈现  
出本质的寒冷。

至于那些在你倒霉、  
落难时看你笑话,恨不  
得再踩上一脚的人,是  
如此狠毒、刻薄。

在人际交往中,多  
亲近第一种人,远离  
第二种人,最好不要  
与第三种人有交



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以便奉寄稿酬。

## 戏文匠:认出庐山真面目 装成罗汉古须眉

戏文匠,也称“穿人子”,是一种艺术性  
较高的民间工艺,不同时期的称谓及用途不  
尽相同,制作彩门、灵棚、戏台、店铺门面装  
潢、匾额及扎作人物、纸马、戏曲、舞具、风  
筝、灯彩等项,是原始社会以来墓葬殉葬俑  
的演变和发展。

戏文匠的制作工艺,一般先将秫秸截为  
五寸长,下插竹签,做为骨架。秫秸外面裹  
一层纸,再粘上一个圆形纸筒做为内衬。用  
彩色电光纸或花纸剪成衫、裙、裤,粘在衬纸  
外面。人物的头是以胶泥用模子脱成,下插  
短竹签,干后涂粉,染成肉色,用小狼毫画眉  
眼、口唇、鼻孔,然后戴帽、粘头饰。把头、身  
组合一起,插在“斗子”内。这样制作的人物  
都是站立着的,亦可用麦秆绑成骨架,外面衬  
以棉花,然后穿衣靴,戴盔甲,安手掌,饰以枪  
刀剑戟,制成各种姿态的人物。

鲁西南人爱听戏、唱戏、说戏,正因为如

此,鲁西南戏文纸扎尤以戏文故事题材纸扎  
最具特色,非常普遍。每年赶庙会时,有许  
多精彩生动的戏曲演出,这些戏曲剧目的人  
物形象、故事情节为戏文故事纸扎提供了较  
好的素材,这些剧目中演员亮相的神情举止  
对戏文纸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鲁西南戏文纸扎作品一般是两三人群  
成一出戏,人物神采飞扬,相互之间以动作、  
表情呼应。此外,还制作许多富有生活气息  
的衣食住行用品,如亭桥牌楼、住宅院落、桌  
椅板凳、杯盏盘碗、服饰鞋帽、被褥枕头、牛  
马车辆等等。

鲁西南戏文纸扎的内容除了戏曲故  
事,还有神话故事、历史故事、传说故事、小  
说等。这些纸扎多描写戏曲舞台效果,表  
现典型的情节、人物和场景,大都刻画精彩  
的典型瞬间,人物的动态幅度较大,表情生  
动传神,开脸根据戏曲中的生、旦、净、丑而



形象有别。在《中国民间美术全集·祭祀  
卷》《中国民艺采风录》等丛书  
中,均收录有鲁西南纸扎艺人的  
戏曲纸扎作品。

